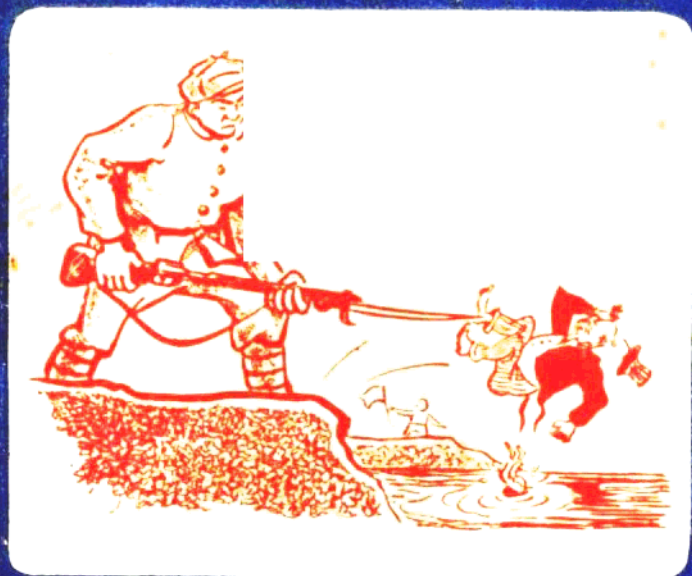


跟美帝算賬



序

這本書名稱，叫做「跟美帝算帳」，裏面包含了四個小故事。「金龍號」寫出了美帝在台灣侵略暴行，怎樣殘酷地對待中國人民，和蘇聯人民怎樣洋溢着國際主義的熱情；兩相比較，真是敵友分明。「乳牛遊街」，寫出了美帝帶給中國人民的千萬災害之一。「小玲的爸爸」，寫出了翻身農民的覺悟，說明了保家衛國的真諦。「奮身護路」，寫出了朝鮮人民英勇地打擊了美國侵略者，各個人民緊守崗位，發揚了偉大的愛國主義。這四篇連在一起看，可以讓我們明瞭當前重要的任務是什麼，也許讀者要不自禁地說出「跟美帝算帳」這句話來吧。

著者

一九五〇，十二，五，上海

目 錄

金龍號	一
乳牛遊街	一四
小玲的爸爸	二〇
奮身護路	二五

金龍號

這裏講的是一個可憐的老頭兒的故事。

這個老頭兒名叫李曉安，今年已經六十多歲，~~至是在~~~~在~~在臺灣。當日本鬼子侵略台灣的時候，他還只有八歲。

他家本來是種田的。因為日本鬼子在那個地方修建炮台，把他們趕了出去。李曉安的父親只好到糖廠裏去做工，他們住在市郊的貧民窟中。李曉安被送到日本鬼子辦的小學裏去讀書。

不幸李曉安的父親，在糖廠裏被蒸氣燙傷，回家來躺了好幾天。那天，有一個日本警察來檢查戶口，發現這個臥病的人，也不調查，就向上級報告，說他是害了霍亂。霍亂是多麼可怕的傳染病！當下日本鬼子不由分說，派兵把這一帶房屋，團團圍住，在四角放起火來，馬上燒成一片火海。他們看見有人從火海中逃出。就開槍把他打死。可憐李曉安的父親，也被活活燒死在屋裏。到了傍晚，李曉安放學回家。哎喲，那裏還有什麼家！只看見那片焦土上，還在冒着白煙。



從此這個十一二歲的李曉安，變成一個無家可歸的孩子。幸得有一個帆船老闆，原是他父親的朋友，就把他收容到船上去，當一名小水手。這艘帆船，經常在台灣和大陸中間往來，販運貨物。李曉安年青肯學習，事留神，到了二十多歲的時候，已經升到駕駛長的地位。但是他並不想永遠航海，他想積一點錢，將來能夠買一塊田地，仍舊做一個農夫。

李曉安的願望是達到的。他克勤克儉，拚命積錢，到四十歲才結了婚。隔了幾年，他從一個日本地主手裏，買下一塊稻田。地款先付四分之一，另外的錢再加上巨大的利息，逐年拔清。等到手續清楚，這個老水手李曉安，就做起農夫來了。後來日本鬼子和美國開了仗，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第二次世界大戰。當時每個

台灣人，都相信日本鬼子會馬上被打垮的。不過在開頭的時候，大家很是失望，他們只看見一批批的美英的兵士，被活捉過來，押送到台灣。但是台灣的市面在逐漸蕭條下去了，人民的生活，也愈來愈苦了。接着，美國的飛機，開始來轟炸台灣的海港，破壞得很厲害。留在台灣的日本鬼子，個個胆戰心驚；李曉安的心裏，卻暗暗地高興，他知道倭佔台灣五十年的日本鬼子，就要滾蛋了，雖然他自己，也變成一個五十八歲的老頭兒了。

勝利了！台灣回到了祖國的懷抱裏。大家都是興高采烈，來歡迎祖國的文武官員和美國兵。大家都相信美國人會幫助我們的。想不到他們卻幫助國民黨的文武官員，拚命搜括，弄得人民的生活更苦。最倒楣的是李曉安，他又是被從稻田上趕了開去，而且不給一文錢，說是美國人要在那塊地方，建築一個大的飛機場。他沒有飯吃，只好給美國人做工。這個快六十歲的老頭兒，每天忙着敲石子，填稻田，還和四五百個同伴，來拖拉十幾噸重的鐵滾筒，軋平飛機場的跑道。他辛苦得像牛馬一樣，卻是連老婆也養不活，不由得恨起美國來。

有一天，李曉安實在忍耐不住，就問一個美國監工員說：「你們不是就要離開嗎？為什麼要在這裏修飛機場呢？」

那個美國監工員回答說：「誰說我們就要離開的？我們要在這裏保衛美國！」李曉安聽了，覺得奇怪，又問道：「難道誰會利用我們的台灣，隔着太平洋，向美國進攻嗎？」

這一下，美國監工員非常生氣，揮動手中的皮鞭罵道：「你這個老壞蛋，給我滾開！小心你的頭皮！」

於是李曉安沒有工做，只好滾蛋。他和家裏的人告別，徒步走到基隆。他在那裏碰到一位航海的老朋友，請他幫忙，幾個人湊了一筆錢，租到一隻名叫金龍號的漁船。這個老頭兒李曉安，又過起航海生活來了。

金龍號是一隻機帆船，船上連李曉安在內，只有五個船員：李曉安是有經驗的老水手，就總管船上一切事務，地位好像船長一樣；另有一個名叫老趙的，管理機器，旁的三個，全是漁夫出身。

他們駕駛金龍號，從基隆向北出發，行了四五百里，開始撒網捕烏賊魚。這一帶海流裏烏賊魚真多，他們一網又一網地拉起來，倒在甲板上，幾個人忙着剖開烏賊，漬上食鹽，在火傘似的太陽下晒乾。晚上又要輪流值班到天明。大家簡直忙得透不過氣。倒底李曉安不愧是老水手出身，雖然年紀已經六十歲開外；精神還是算

他最好。

他們才捕得兩天魚，忽然那天，有個名叫邢溫的年青水手病倒了。邢溫的病是上吐下瀉，躺在床上，唇乾口燥，只是呻吟。船上又是找不到醫藥，大家慌得手忙腳亂，準備開回基隆去。到了夜裏，他們看見前面有一艘輪船，在海平面上出現。真是救星到了！李曉安趕緊吩咐老趙轉舵，開足速率，迎着那艘輪船駛去，一邊還在船面上敲起大鑼，請求救援。

原來前面是挪威茶葉公司的貨輪，等到兩隻船漸漸靠近，輪船上就用傳聲筒向這裏問話。老趙是懂得英語的，也用傳聲筒向輪船說明，說船上有人害着急病，需要醫藥。果然，不多一刻，輪船上放下一隻小汽艇，開了過來，一個穿白色外衣的外國人，走上金龍號的甲板，他原是輪船上的醫師。李曉安迎着他，到艙裏去看邢溫。醫師先向李曉安問明病情，只把邢溫草草看了一遍，就嚇得倒退出來，對李曉安說：「不得了啊！那個人害着霍亂，只有一個鐘頭好活了。等一會你們把他的屍首沉在海裏，趕快在船上消毒吧。」

醫師吩咐完畢，立刻跳上汽艇，脫下自己的白外衣和皮鞋，扔在水面，並且叫跟來的水手澆上汽油，點火燒掉。又從藥囊裏拿出一瓶藥水來，把自己的臉和手洗

擦乾淨，然後開船。臨走的時候，他向金龍號上說一句：

「我們用無線電給你們請求醫藥救護吧。」

李曉安是懂得這句話的意義的，趕緊喊起來說：「不要，不要！我求求你們，不要用無線電去報告！」

但是小汽艇已經開遠了，他們並沒有聽得李曉安的話，於是金龍號要倒霉了。他們繼續向基隆返航。到第二天黎明，可憐的邢溫已經斷氣，大家把這個屍首，用草席裹了，縛上鐵塊，扔到海裏去。誰知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忽然另一個名叫符唐的水手，又是病倒，他上吐下瀉，跟邢溫一模一樣。李曉安和老趙都嚇慌了，只好硬着頭皮，把船趕回基隆去。

過了中午的時候，李曉安在甲板上，已經望見台灣島上的山巒，他們心跳得很厲害。這時候，在金龍號右邊的海面上，忽然出現了一艘軍艦，正在直駛過來，漸行漸近，李曉安才看得清楚，那艘軍艦上，飄揚着一面美國旗。

那艘美國軍艦原來追金龍號的，看看駛近，艦上昇起了旗語：「停船，否則我們要開火了。」

李曉安吩咐老趙停車，那艘軍艦很快地靠了攏來，兩邊船上說話，都可以聽得

清楚。艦上架起兩挺機關槍，槍口正對着金龍號，旁邊站着一個美國軍官，還有一個翻譯。只聽得那軍官問道：

「誰是船長？」

李曉安當即走近船舷，說是自己。

那艘美國軍艦，原來是接到無線電報告，知道金龍號上發生霍亂，從基隆開出來的。當下那軍官吩咐李曉安說：

「你們船上連你在內，一共有五個船員，我命令你們大家都排到甲板上來。」但是走上甲板來的，除了李曉安以外，只有老趙和另一個姓馬的水手；符唐病

倒在艙裏，已經只剩一口氣。

美國軍官就追問道：「還有兩個人呢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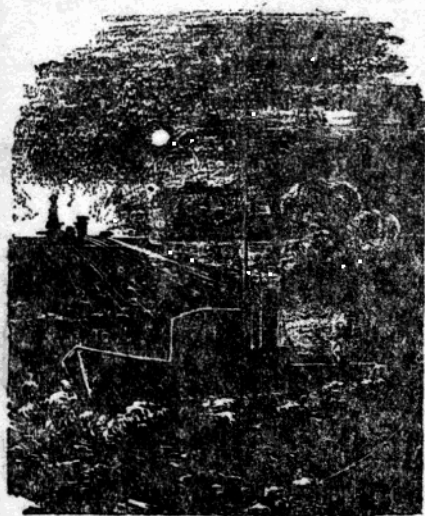
李曉安只好老老實實地回答說：「一個已經病死，一個臥病在床。」

美國軍官嚴厲地說：「你們船上害着可怕的霍亂，絕對不准回到基隆。船長，我命令你，你們的船馬上開到台東去，一路上要跟海岸保持十里的距離。到了台東，有人會把你們的船，交給防疫站處理的。還有，這裏是一面黃旗，你們立刻把它昇到桅桿上。如果你們違背我的命令，我馬上把你們的船打沉！」

美國軍官說完話，軍艦上拋過一個封套來，裏邊是一面黃旗。原來海洋裏的船隻，升起黃旗，是表示船上有疫的記號，別的船望見了這面旗，害怕傳染，當然遠遠地避開它了。

當時這個老頭兒李曉安不敢違拗，馬上在桅桿上升起黃旗，一邊趕緊開船，沿着台灣的東海岸駛去，一路上總是跟着海岸，保持十里的距離。他們想要挽救符唐的性命，可是沒有成功。在黃昏之前，符唐已經斷了氣。老趙和那個姓馬的水手，抬起符唐的屍首，扔在海裏，却給兩三條鯊魚把他拖下去了。

又是夜裏了。金龍號駛近一個海角，已經望得見台東港口的燈火。突然海角上一陣槍聲，向金龍號打來。原來駐衛港口的美國兵看見船上的黃旗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開起火來，



完，總算不曾傷人，還算幸事。

李曉安趕緊避開這陣彈雨。此刻他覺得進退兩難，又是另一艘美國軍艦追了上來。艦上強烈的探照燈，正照着金龍號桅桿上那面黃旗。等到行近，軍艦上傳過話來說：

「轉回去！轉回基隆去！」

李曉安喊道：「我們是遵照命令，開到台東防疫站來的。」

軍艦上的美國人說：「滾開，這裏的防疫站是爲白種人設置的，沒有你們的份！」

李曉安提高沙啞的喉嚨，哀求道：「我們船上非但沒有藥品，食糧和淡水也完了。」

想不到黑暗裏閃起了火光，噠、噠、噠的聲音，又是一排機關槍彈，向金龍號掃來。槍聲過後，美國軍官又在喊道：「快點滾回去，否則還要開槍了！」

金龍號還是不動。李曉安三腳兩步，奔到舵輪室去，才看見那個姓馬的水手，倒在舵輪旁邊，額額上被子彈打中，已經死了。李曉安也來不及悲傷，趕緊自己搶

過舵輪，回頭駛去，自然只好再回到基隆去。

第二天早晨，金龍號船快到基隆港口，昨天那艘軍艦，已經在海面等待着他們。李曉安用傳聲筒向美國軍官報告道：

「昨夜我們到了台東，他們用機關槍趕開我們，還打死了一個船員。」

艦上的軍官說：「這個不管我們的事。現在，你的船跟着我們走！」

李曉安問道：「你們要把我的船帶到哪裏去？」

美國軍官簡單地說：「防疫站去。」

於是那艘美國軍艦在前，金龍號在後，離開了台灣海岸，向煙波浩渺的東北方駛去。整整行了三天三夜，還不曾到目的地。金龍號上已經只剩兩個人，李曉安掌舵，老趙管機器，他們都三天沒有睡覺，累得要死。李曉安看看航海圖，知道已經向東北方，靠近北緯三十度了。

這天傍晚，李曉安突然聽得船上的機器停了，他知道不妙，趕緊跑下機器間去，只見老趙仆倒在席上，動也不動；再看油箱裏，一滴油也沒有了。李曉安奔到甲板上，看見前面那艘美國軍艦，已經回頭駛了過來。他就向艦上喊道：

「我們內燃機已經用完了，請幫我們加油。」

想已立地跳進海里。倉澤客上船上，把幾個盛清水的木桶打破，寶貴的清水幾乎完全灑上的軍官冷笑道：「不必。這裏是海，你怕不怕？」

李曉安叫起來說：「我們連米也吃完了，剩下的清水，至多只好維持三天……」

美國軍官說：「那個我不管。再會吧！」

於是那艘軍艦開足速率，自管自地駛去，片刻工夫，連影子也不見了。只留下那隻金龍號，在茫無邊際的海面，搖搖擺擺。

李曉安回到機器間裏，想把老趙叫醒，誰知推他總是不動，一摸他的身體，已經冰冷，口鼻都已發黑，原來他是精疲力盡，死在那裏的。李曉安看到這個最後的同伴也送了命，不由得老淚縱橫。到了夜裏，他用盡平生之力，把老趙的屍首拋到海裏去，嘴裏喃喃地說：

「老趙，對不起你，我沒有勁，不能給你好好地送葬了。」

自然，老趙的屍首，又是餵了鯊鯨魚。

金龍號留在無風的海面，飄飄蕩蕩。現在船上只剩下老頭兒李曉安一個人，在那裏聽天由命。米沒有了，他只好嚼着生烏賊乾充飢，過了三四天，清水也完了。他愈吃烏賊乾，愈是口渴，就不吃不喝，躺在草席上等死。幸虧他還有主見，趕緊降下了桅桿上的黃旗，把它扔到海裏去。

李曉安雖然硬朗，拖了幾天，也就癱軟下來，動彈不得，最後閉上眼睛，只剩一口氣。

然而救星到底來了。原來有一艘蘇聯漁輪，名叫亞克號，到北緯三十度以南的洋面上，來捕鯊魚。漁輪上的人遠遠發現那隻金龍號，停在洋面，總是動也不動，覺得奇怪。他們就放下汽艇，船長自己和幾個水手，過來看個仔細。

等到他們靠近金龍號，船長用英語喊道：「喂！船上有人嗎？」

船上靜悄悄地沒有人答應。汽艇圍繞着金龍號駛行一圈，看見船身上彈痕纍纍，知道船上一定發生了什麼事。蘇聯漁輪的船長，就吩咐鉤上吊梯，大家爬到金龍號的甲板上。他們找來找去，總是不見人跡，只看見艙裏放着一大堆烏賊乾。

這時候，有一個水手，發現絞索機旁，有幾條破席，破席下面，好像有什麼東西在蠕動。他去報告了蘇聯船長。船長說：

「大概是老鼠吧，讓我去看一看。」

船長走到絞索機旁，掀開了那些破席子，不由得大吃一驚。只見破席子下面，躺着一個中國老頭兒，赤裸着上身，穿一條粗布長褲。他那枯黑的身上，癩得只剩皮包骨，嘴唇浮腫，眼眶深陷，活像一具僵屍。不過他還有一點兒知覺，把眼睛



眨了兩下，看見有人站在他的跟前，就抽動枯柴似的手臂，好像是要討水喝的樣子。

蘇聯船長看到了這副光景，心裏非常激動，馬上就把這個中國老頭兒抬起——自然他就是李曉安，把他帶到汽艇上去，施行急救。

接着，李曉安被載到亞克號漁輪上去醫治。可是漁輪上的醫藥設備還不夠，又把他載到了海參崴，送進醫院裏。李曉安在醫院裏住了一個月，身體才慢慢地恢復，他在病床上把經過情形講了出來，旁聽的人無不咬牙切齒。李曉安枯瘦的臉上，卻浮起微笑說：

「從前我的父親說過，雨過了天會晴的，台灣的解放就在眼前，美國人總有被我們趕走的一天。我要回到祖國去。」

果然，李曉安等到病好，就向那漁輪船長

感謝救命之恩，動身回中國去了。

（根據人民文學一卷六期蘇聯愛爾別爾格原作桴鳴譯文「台灣雲霧」改寫）

乳牛遊街

這是上海解放以前的故事。

徐亞南是一家乳品廠裏的小職員，在那裏做了已經有十年光景。廠裏附設牛棚，養着好幾十頭乳牛。工人們榨了鮮奶，製成奶粉、奶油一類的東西，銷路很不錯。徐亞南家裏有着三個孩子，他所賺的工錢，還對付得過去。

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國的開頭幾年，上海的情形顯得很繁榮。可是好景不常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日本鬼子把上海的英美勢力趕走，一邊還加緊壓迫中國人，上海的光景就愈來愈苦了。就說徐亞南的乳品廠吧，製成品賣不出去，賣掉了往往還虧本，工錢總是發不出來。徐亞南好不容易拿到幾個工錢，什麼米啊，煤球啊，油啊，又老是買不到。有時候家裏吃苞米飯，孩子們捧着飯碗，眼淚汪汪，實在嚥不下喉。徐亞南總是對最大的男孩子思明說：